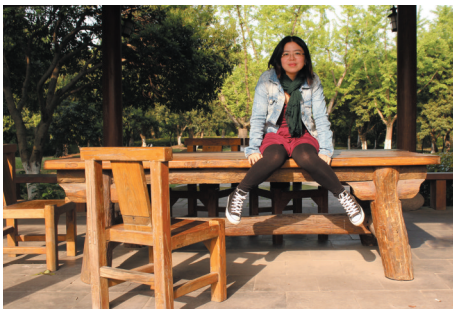




# 潘東芝

## 没有什么比得上自由的心

文/林元亨 图/潘東芝香港工作室



潘東芝,1987年生于中国香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硕士。

### 驻场计划:

2015 杭州两岸四地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两岸四地  
艺术家驻站计划 中国杭州

2014 上苑艺术馆 中国北京

### 个展:

2014 草花头 香港艺术学院艺廊 中国香港

### 部份联展:

2015 《阿尔西纳的花园》成都蓝顶艺术区 中国成都

2015 香港艺术学院校友作品展 2015 Through Art,  
We Grow 香港艺术学院艺廊 中国香港

2014 2014-2015年度亚洲青年艺术家提名展  
songyangart798 中国北京

2014 Alone / Together 7人展上能艺术当量中国宋  
庄上 能艺术当量美术馆 中国北京

能够认识来自香港的潘東芝,是因为灵子(当代艺术家詹灵娟)的热心介绍,因为她们2014年同在北京上苑艺术馆驻馆创作。但事实上,我之前就在一场微拍上看过她的作品,印象颇深——那时候,觉得这样的作品很令人惊奇和惊喜,这种单纯、质朴又有点小女生似的创作,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仿佛回到久违而又遗忘了的懵懂童年,陌生的是,我们好多艺术家都在创作一些表面高大上的作品,但反而缺少这样少有伪饰、直抵本真、触及内心与日常生活的真诚作品,至少,举目四望,泛泛之辈的我们已少有这样的勇气与初心。

后来,认识与走近東芝,看她的一幅幅作品,如棉布丙烯的《草花头系列》(2014),如宣纸彩墨的《天堂系列》(2014-2015)、《森女系列》(2015)……一幅幅地诞生,你总是会掩饰不住地欣喜与喜欢,虽然,我们也可以说出其作品的一些不足与问题,还需要她一个个地花费力气去解决——或许,那会是一条很长很长很寂寞很孤独的路,荒凉,乃至绝望——但对于一个自足而喜悦的生命来说,即使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天地之间,又何尝不是芳草萋萋、满目葱茏呢?——虽然,我曾经颇为悲哀地对東芝说,个体注定是孤独的,但众生却是我们的宿命。

事实上,要解读潘東芝的作品,是比较困难的,至少对我来说如此。面对这位80后女性艺术家的日常创作,你走进去,仿佛能够阅读其生活与梦想的点点滴滴,这些画作,仿佛一个个有着无限外延的词汇词根,似乎指向的是一场记忆,一个刹那,一条线索,一段路程,然而,它们又似乎仅仅只是潘東芝画笔下的幻象,云彩、日月、花朵、春夏,这些都只是她可以早出与晚归的碎片与反光,波光潋滟,鸥鸭横渡。没有多少人能够去惊扰她的美好梦境,那是她的白日梦,她一个人拒绝进入的花园。日出日落,花开花谢。那个阿尔西纳的花园,除了花朵、藤蔓植物和小松鼠、小鹿,只有她一个人在。她,是自己的女妖与公主。她,高高在上,像一朵只为自己盛开的花。

“但是有一点,那个没有人进入的花园,是否一种真空的追求呢?精神洁癖,或者是一座牢?”潘東芝这样问我,抑或,问她自己。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她。我只记得对她说过,“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在不断填空”、“我和你组成我们,我和你因而两难”类似虚无缥缈的话。那时候,我只会在刹那间想起,她在棉布上,一遍遍用丙烯在一个个深夜画下的青蓝色的窗户与金黄色的日光。那,也是她的牢吗?或者,你我的?

——或许,她,画的,只是她自己,她的所见,她的所感,她的所梦,她的所在;她,画的,只有她自己,她的坚守,她的放置,她的悲欢,她的命运,仅此而已。

潘東芝先后就读于香港艺术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在香港艺术学院,她念的是“应用及媒体艺术文学系”;在香港中文大学,也是“文学艺术”专业,但其所受的教育,并非国内那般学院派或者说应试教育。所以,潘東芝在绘画方面,可以说相对自





潘東芝:《我们就像一串花,共生共荣》,138 × 69cm,宣纸设色,2015



潘東芝:《桃子和她的朋友》,138 × 69cm,宣纸设色,2015

由,少有约束。期间,她做了一些不俗的影像作品,比如《littlemermaid》就很令人震撼,表达手法也很细腻充分,那种淹没沉溺、漂浮挣扎,仿佛一个刻骨铭心的手势,虽然我们看不见主人公的脸,但我们却能读懂其所有背负的内容,以及在命运之力的破坏下试图抓住的那根不可预期的救命草。

同时,从小爱画画的潘東芝(不是国内的那种为了考联考校考的艺考生,而是在作业本上的那种无知无畏、乱涂乱画)也涉足绘画、装置和雕塑。我在其微信上看过一个她在台湾参展的装置作品,就很有意思,让人耳目一新。“运用绘画、摄影和录像不同的手法表达和探索对个人身份的不确定性和私人空间存在形象的感知。以视觉构造内部的精神层面。把内心的世界以艺术工作的劳动手法投射向社会。”她这样解读自己工匠似的创作,或者说,这是她给自己定下的一个方向与未来。

2012年后,潘東芝开始尝试画一些花朵。她发现“花”是除了人脸之外,对她来说特别有感觉的东西。“去到任何地方,第一时间最吸引我的都是花瓣设计的纹路抑或花布之类的东西。”“我发现花朵是一种回归日常生活的元素,是一种生活情境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符号。”花朵,让潘東芝触及到了灵魂深处一个最本真最本质最本来的东西,简单、安全、纯粹、美好……而在这期间,除了花朵,一个小女孩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个形象,是她孩提时代不断在纸上画着的美少女形象,也是80后90后女孩共同做过的事情。今天,这个挥之不去的美少女,以潘東芝的“我”投射到这个





潘東芝·《吃掉我系列06》67 x 30cm·宣紙設色·2015





潘東芝·《吃播我系列》67×30cm 宣紙設色 2015



画面上,在布面上,在宣纸上,花朵,树木,云彩,山水,她是她自己,又不是她自己。她是不断走失又不断回来的“我们”。

我没有问过潘束芝,是否是个基督徒,抑或看过一些《圣经》或佛经类似的书籍。但在其画面前,作画的潘束芝,不管是拿着马克笔还是毛笔,她都是那样地充满仪式感。这一点,从她的一些工作照可以确认。画画的潘束芝,就像一个神的儿女,那一刻,她与神同在。天使,无翼的天使,有时候只需一次次跟着一部亘古的《诗经》上溯,在一夜夜,在一夜夜的灯下与梦里,打马回家。

这个“家”,对于从小在香港长大的潘束芝来说,尤为重要。潘束芝没有受到多少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于宣纸上的中国绘画,也缺乏足够的教育与训练。她像一个无根的飘蓬,但却因为一次杭州之行,对毛笔水墨宣纸砚台产生了特别的热爱,仿佛一个桃之夭夭的女子,多年后,重新伫立在了那棵走散多年的桃树下,而那时候,桃花在莺飞草长的时候适时地开了,只为她一个人盛开,刹那而芳华,灿烂而妩媚。

于是,2014年至2015年,潘束芝的宣纸作品,以一种两难甚至有点尴尬的身份出现。它们不是传统的我们看惯了的那种中国画,也不是所谓的具有实验和先锋性的“当代水墨”抑或我们人云亦云的“新水墨”。我们只是看见,潘束芝以一种固执自恋到破坏姿态的绘画,肢解和重构了她认识的中国绘画,或者说她所要所想要所想表达的宣纸叙事与述说,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她的《天堂系列》《森女系列》,乃至她不断记录着自己生活片刻的日常作品,这些天真的作品,一幅比一幅更让人喜欢,比如说作品《蒸饺》,那些有着娃娃一般笑脸的四个胖乎乎的热饺,和其相依的如床一般如故家一般的蒸笼,旁边空置的竹筷,与未出现的吃饺子的“观者”构成了一种独特而奇妙的关系,一种人神俱现、天人合一的境界;比如说作品《吃掉我系列01》,粉红色的女子一边拿着自拍的手机,面对一大堆吃的,虾、西红柿、秋葵、意粉、蒜薹、辣椒这些字眼镶嵌其中,而偷偷在大假海吃偷乐的这位女子,还在画面的一个个不起眼的地方,留下“哈哈”或者“红”、“红”的字样,可爱的“美少女”和“新仕女”仿

佛《聊斋志异》中的婴宁转世,音容跃然纸上。

束芝说,“可能我天真但只能做到这样,我在‘寻找’一种自己舒服的表达,包括具体的生活。”

束芝说,“我感觉我内部有个人,不能表达又是个控制狂,应该是潜意识地影响着我。”

束芝说,“没有什么比得上自由的心,没有啊!”

在这句苍凉的话语下面,我看到她在另一日的微信上,配着自己的一幅新作的局部,写着“为了什么”这样突兀的句子?那是一张灿烂如桃花如血液的绘画,平时爱哭鼻子的小女子潘束芝,那时候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心境与自问。

1373年(洪武六年),八月,73岁的倪瓒相约王季耕,到耕渔隐者家看一幅画,面对两位老友知交,倪瓒欣然题句:“倪瓒八月十一日观于耕渔轩,时积雨初霁,残暑犹炽。王季耕(号耕云)自其山居折桂花一枝,以石罍注水插花着几格间,户府阒寂,香气馥然,展玩此卷久之,如在世外也。癸丑。”(见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三,吴升《大观录》卷二)

那时候,此情此景,倪瓒是否会遗忘一切。“群山相缪,空翠入户。庭桂盛发,清风递香。衡门昼闭,径无来迹。尘喧之念净尽,如在世外。人间纷纷如絮,旷然不与耳目接。”(倪瓒《与耕云书》)

又过了数百年后的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三月,约73岁的石涛在乌龙潭上观桃花,舟中做《云山图轴》,题跋云:“随笔一落,随意一发,自成天蒙。处处通情,处处醒透,处处脱尘而生活。自脱天地牢笼之手,归于自然矣。”

我在这里,写下两个时年73岁的艺术家,一次遥相呼应的文字踪迹,只是想让潘束芝能够明白。那天光下面,山水淡然之处,自然与氤氲。就像王季耕自山中折来的一枝桂花,带着风,带着月,芳香四溢,浸入骨髓。

虽然在香港,这样画画的女子似乎是异类;虽然,自己被认可似乎比被打击多得多——但潘束芝依然在固执地画着她自己的画,画着属于她的简单和纯粹、色彩与温暖。我曾经和束芝争论过一些创作与市场的问题,但她表示,她只想这样简简单单地去画,不想功利与包装。她的坦诚与执著(或者说固执、自我),让我常想起常玉所说过的一句话:“我的生命中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画家。关于我的作品,我认为无须赋予任何解释,当观赏我的作品时,应清楚了解我所要表达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或许,行笔此刻,我可以明白,潘束芝为什么那么喜欢画花朵和那个女孩,因为,她们都只属于大观园里关不住的那个从前的春天。